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97-309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75

Hans汉斯

及物性视域下儿童小说《橘颂》生态话语分析

张伟涵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3日

摘　要

《橘颂》是一部中篇儿童小说，讲述了老文公同一只叫做橘颂的猫住进石屋后的山居生活。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与“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于宏观层面建构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继而在细化参与者与过程类型的基础之上对于小说文本开展微观层面话语分析，以揭示话语的生态性；最后针对具体实践，对儿童文学作者及读者提出生态建议，提升人们特别是儿童的生态意识，指导其生态行为。通过针对儿童小说《橘颂》进行及物性系统下的生态话语分析，验证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解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本中的适用性。

关键词

生态话语分析，及物性系统，《橘颂》，生态哲学观

An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Children's Novel *Ju Song* from a Transitive Perspective

Weihan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October 1, 2026; accepted: November 2,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3, 2026

Abstract

***Ju Song* is a children's novella that depicts the mountain life of Elder Wengong after he moves into a stone house with a cat named *Ju So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acro-level framework for ecological discourse and transitivity analysis, drawing 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harmony and interactive co-existence". At the micro level, a detailed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text is conducted, refin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participants and**

文章引用: 张伟涵. 及物性视域下儿童小说《橘颂》生态话语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97-309.
DOI: 10.12677/ml.2026.14111075

process types to uncover the novella's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ecolog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authors and reader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iming to raise ecological awareness—particularly among children—and to guide their ecological behaviors. By applying transitivity-based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Ju Song*, this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the applicability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 interpre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words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ransitivity System, *Ju Song*, Ecological Philosoph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多年来，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生态问题日趋严峻，包括大气污染、气候变暖、土壤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塑造正确生态观，增强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并鼓励人们选择正确生态行为迫在眉睫。语言反映并建构现实[1] (p. 179)，化解尖锐矛盾，改善生态环境，这不仅是生物学，也是语言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人文社科自 20 世纪出现“话语转向”后，又发生“生态转向”[2]，在此过程中，生态语言学领域主要范式之一，即韩礼德模式应运而生，随着其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体系，并拥有了一个明确而自足的名称，即“生态话语分析”[3]。

国内外许多学者广泛选取语料，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针对特定文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所选取语料均涵盖中英双语、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两种主题，除 BNC，CCL 等一般语料库中的语料之外，其他语料如媒体话语、文学话语、教材话语、政府报告话语等均有涉及[4]-[8]。

将“生态话语分析”作为关键词在知网中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基于文学文本进行的生态话语分析占比较少，且主要涉及两大语料类型：一是将中国古典散文和诗歌为主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研究语料，作品受众基本面向青少年及成年读者，研究者主要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文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剖析其中生态意蕴，进而展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研究中国古典辞赋中的可适用性[9]-[11]。；二是将西方生态文本作为研究语料，在及物性系统理论指导下对文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探讨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揭示作品背后的生态内涵，发挥生态文学作品对于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12]。

总结来看，以往研究在语料选择方面存在两点不足：1) 主要聚焦于西方语境下的现当代生态文学文本及中国古典文学文本，较少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学文本；2) 主要关注以成年读者为受众的文学文本，而很少涉及儿童文学文本。

朱自强曾在其《儿童文学概论》中强调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异，指出儿童的身上具有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感觉和情感，成年人必须给予理解和尊重[13] (p. 5)，研究者在聚焦于成年读者的同时，更应该增强对于儿童文学的关注。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儿童进行对话的重要载体，它的发展状况预示着国家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儿童文学文本中的小说文体，能够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故事情节中，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正确生态观念的影响，鼓励并引导儿童认同和选择正确生态行为。

《橘颂》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的一部优秀中篇儿童小说。小说以第三人称视角，叙写了八十六岁的老文公带着一只叫做橘颂的猫于初春时节隐居山间石屋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于平凡生活中昭示“自然与我合一，万物同我共生”的“天人合一”传统生态哲学思想。《橘颂》中，作者张炜用清新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与万物相伴相生的和谐画卷，其中的生态哲学观如何通过语言建构值得关注。“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作为生态话语分析中具备高度概括性和普适性的价值观，能够解释话语背后隐藏的生态意识[14] (p. 55)，同时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以及显著的问题导向，能够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一个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基础[15]。

有鉴于此，本文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建构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在“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基于儿童小说《橘颂》这一文本语料，探究书中第1~3章节隐含的生态取向并深入挖掘所涉及话语背后蕴含的生态哲学观。

2. 理论背景

2.1. 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概述

2.1.1. 生态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分析经历了从对生态话语的分析到对任何话语的生态分析的发展过程[16]。生态语言学自1970年起至1990年主要关注环境对语言的影响，研究范式为聚焦语言生态的“豪根模式”[17]，又称“隐喻模式”；至1990年以后，则将视线投向语言对于环境的影响，研究范式成为聚焦语言生态性的“韩礼德模式”，与“豪根模式”相对，“韩礼德模式”注重语言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何伟[3]提出，尽管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话语的生态分析，但是生态话语本身发展已经足够完整成熟，应当自成体系，且被定义为一种新的话语分析模式。生态话语分析有着宏大的目标以及明确的价值观导向，是指基于一定的生态哲学观，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对话语进行生态取向分析，目的是提倡对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发展有益的话语，改善模糊性话语，抵制破坏性话语，致力于各种生态问题的解决，为生态系统良性运作做出贡献[14] (p. 58)。

2.1.2. 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

本系统功能语言学更关注语言的意义而非形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及物性是一个重要的语义系统，其作用是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种过程，即将经验通过语法进行范畴化，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18] (p. 71)。通过及物性系统，人类的经验可划分为六种不同的过程，即物质过程、心理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

1) 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它表达的是某一实体“做”某事。这个过程的参与者包括“动作者”和动作的“目标”。物质过程并不一定都是具体的物理事件，也可以是抽象的行为。2) 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过程。心理过程一般有两个参与者，即“感知者”和“现象”。3) 关系过程，指的是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关系过程又可分为“归属”和“识别”两种表现方式。参与者分别是“载体”“属性”和表示关系过程的动词标记。4) 行为过程，指如呼吸、哭笑等生理活动的行为过程，参与者一般只有“行为者”。5) 言语过程，是通过言语交流信息的过程，是以语言的形式确立起来的，参与者包括“言语者”“受话者”和“讲话内容”。6) 存在过程，是表示某物存在的过程，通常描述某物的存在状态，只有“存在物”一个参与者。

其中，物质过程与行为过程主要表征现实世界，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主要表征心理世界，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则主要表征抽象世界。

2.1.3. 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

生态话语分析范式是在“韩礼德模式”下发展成熟的，因此 Halliday 所提出的系统功能语法与生态话语分析范式的功能取向有着密切联系[3]。有鉴于此，何伟等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功能界定的基础上，将经验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以及逻辑功能进一步拓展为适用于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

小句及物性是对事物和事件的反映，是对世界中各类经验的表征。何伟等[14] (p. 60)将世界经验分为三类上层世界经验范畴，即现实世界、心理世界和抽象世界，以及 16 类基本层世界范畴，根据观察者视角以及经验发生范围，基本层经验分为自主类或影响类、自然类或社会类。

过程类型是及物性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何伟等[14] (p. 63)将基本层世界经验与过程类型一一对应，并就过程类型增加生态属性维度，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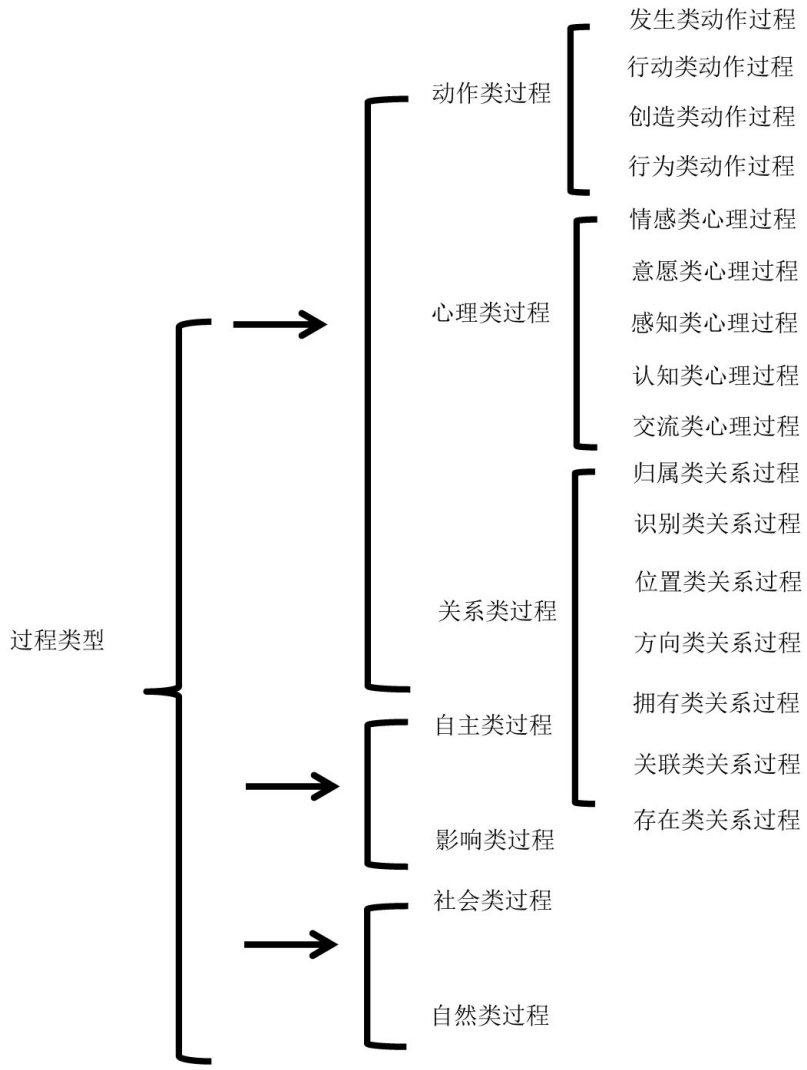


Figure 1. Process types
图 1. 过程类型

同样地，参与者角色也是及物性系统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何伟等[14] (p. 64)将参与者角色语义功能与生态属性进一步细化，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小句于经验意义范畴的生态取向，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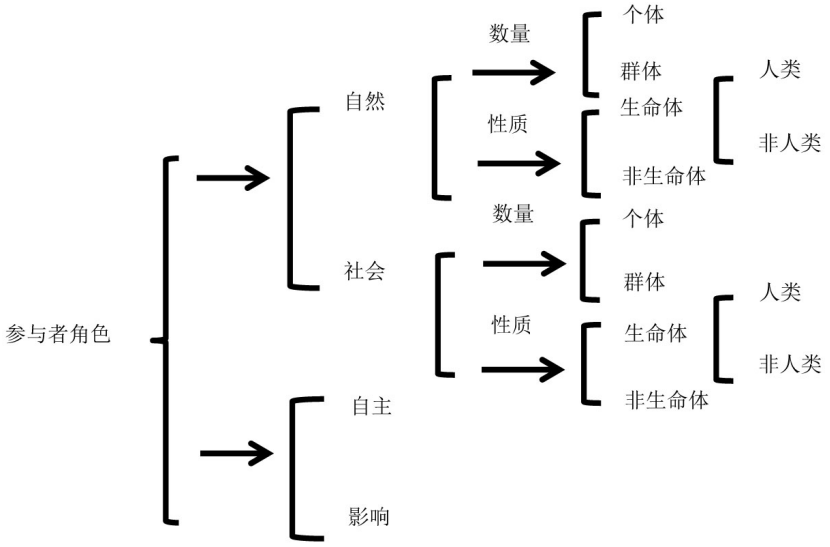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attributes of participant roles
图 2. 参与者角色生态属性分析

小说《橘颂》1~3 章节主要描述老文公与橘颂相处细节，仅在第三章节末尾部分提及二者结识陌生村民的经历，叙述重点在于人、动植物以及自然环境交互关系，较少直接利用语言建立并维持人际互动。并且考虑到受众群体主要定位在儿童，文本以短句为主，通过简单易懂的语言对动作与环境进行生动描绘以表征世界各种经验活动，组篇形式清晰简洁。因而及物性系统在分析选取文本时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揭示动作和事件的关系、突出参与者能动性与被动性、突显话语生态取向以及细致刻画情感和心理状态方面作用显著。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选择儿童小说《橘颂》1~3 章节作为生态话语分析文本对象，结合文本特点，选取适应当今生态文明转型与建设背景，由何伟等在中国语境下实现的本土化及物性系统作为理论框架。

2.1.4. “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在价值观指导下对语言与环境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这里所说的价值观，就是指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是生态语言学内在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生态语言学区别于其它语言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维度[19]，最早由挪威哲学家 Naess [20]提出。针对不同生态系统，学界先后提出不同生态哲学观。针对社会与生态，Bookchin [21]提出“平等”生态哲学观，批判等级制社会结构对环境的破坏，并提出构建平等、可持续社会的愿景；Larson [22]提出“社会生态可持续性”，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观念，注重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协同发展。针对人与人的关系，Schroll [23]提出“超个人生态哲学观”。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何伟、张瑞杰[24]提出了“和谐生态场所观”，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上述哲学观仅针对某一特定关系提出，然而，想要追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以及不同生态系统间的和谐相处，仅依靠单一关系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为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准确概括生态哲学观，何伟与魏榕[25]提出更具普适性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该生态哲学观符合生态学原理，体现了自然与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运作关系，可适用于所有的生态系统。

以“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为指导的话语生态性分析可优化人类表征自然和社会的方式，揭示话语背后隐藏的生态倾向与生态意识，指导人们的生态行为，助推相关生态问题的解决，最终实现各生态子系统及整体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语料处理

本文语料处理共分为三个步骤：1) 语料的收集与整理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为作家张炜所著儿童中篇小说《橘颂》第 1 至 3 章节。首先，借助 ABBYY FineReader 字符识别软件将《橘颂》PDF 文件转换为 TXT 格式，其次，使用文本整理器软件对文本中的空格、空行和特殊字符利用人工校对进行清洁，得到共计 5704 个字符数。2) 语料库创建与标注。首先，使用语料库分析工具 UAMCorpus Tool 创建项目“《橘颂》1 至 3 章节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将处理完毕的语料加入创建项目，建立“《橘颂》1 至 3 章节生态话语及物性系”标注框架；其次，基于上述标注框架，对文本小句逐一标注，重点分析小句的过程类型与参与者角色。3) 数据提取与分析。基于标注的语料库，使用 UAM Corpus Tool 对及物性系统中过程类型在不同章节中出现频率及所占比例进行量化呈现，总结归纳及物性资源的分布情况和语义特点。根据所得数据探究儿童中篇小说橘颂 1 至 3 章节所蕴含的生态取向及其传递的生态思想。

3.2. 研究步骤

基于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参照上层与基本层世界经验将过程类型细化，如自然发生类动作过程等，同时基于角色生态属性将参与者划分为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其中生命体参与者又进一步区别为“人类生命体参与者”和“非人类生命体参与者”。其次，在“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判断小句过程类型，辨别其为生态有益性话语，生态有害性话语或是生态模糊性话语(见表 1)。最后，依托识别出的小句过程类型及其分布特征，以及参与者的生态倾向，发掘并诠释语篇所蕴含的生态哲学立场，传播正确生态意识。

本研究遵循何伟等提出的话语生态性判断与及物性系统运行机制，将研究流程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 研究者分析选文的小句过程类型和参与者的生态属性，在“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指导下，结合上下文语境判断小句过程类型的生态性，以表格形式呈现选取文本中小句过程类型与话语生态性频次及分布特征。2) 结合《橘颂》1~3 章叙事语境，运用“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分析各生命有机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与生存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网络，进而阐释语篇中蕴含的生态哲学取向。

4. 《橘颂》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

《橘颂》1 至 3 章节完整叙述了老文公带着橘颂从启程、正式入住山中石屋到结识此地第一位邻居的过程，较为全面地涉及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研究选取 1 至 3 章节进行生态话语分析。

4.1. 小句过程类型的生态性分析

话语的生态性可以通过系统的分析得出，其中一个维度为及物性分析[26]。在判断所选文段话语所表征经验意义的生态性时，我们首先对其进行及物性分析，继而结合话语所处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判断小句过程类型是否符合“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及其四项细则。需要注意的是，何伟等[14] (p. 54)将生态哲学观细化为四项细则：1) 数量性原则，要求话语所表达因子的多样性既涉及生态系统的多元，也涉及生态系统内部因子的多元，同时人类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态因子，应在生态系统运作中发挥其主体作用，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协同发展。2) 质量性原则，在保证数量的同时，因子的质量也不可或缺，话语中体现出的因子之间要和谐同步。3) 多向性原则，要求话语表达的因子之间呈共生关系，要形成多项循环性交互。4) 动态性原则，即话语所体现的因子之间是交互关系，表明生态系统之间及生态系统内部因子之间应不断互动更新。由此断定小句过程类型为生态有益性，生态模糊性，抑或是生态

有害性，如表 1 所示。

话语的生态性分为有益性、破坏性和模糊性三个类别。生态有益性话语指能够促进人们保护生态系统的话语；生态破坏性话语指阻碍人们保护生态系统的话语；生态模糊性话语指既不促进也不阻碍人们保护生态系统的话语[14] (p. 58)。

生态有益性话语能够有效维护生命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在选取文本中，一是通过动作类过程小句表征生命有机体的动作与行为，体现其自主性及生命力与创造力。如，“老文公抱起橘颂，下车时他弓一下腰，它伏到背上。他揪住肩上的两只前爪，踏向地面”。[1]老文公年岁已高，弓一下腰是为了适应橘颂的重量或高度，以便更轻松地将其背起；橘颂主动伏到老文公的背上，是对老文公信任和依赖的表现，暗示了老文公与橘颂之间早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老文公揪住肩上的两只前爪，表明老文公在背负橘颂时非常小心，确保它不会滑落或受伤，显示出老文公对橘颂的照顾和保护意识。一连数个自主行动类动作过程，很好表征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

二是通过心理类过程小句表征生命体的内心世界，描述人或人格化事物心理活动的发生或发展。如，“(老文公)他知道它迫不及待地要和自己玩，大声说：‘这会儿还不行。我们时间多的很呢。咱们先安顿下来，做第一顿饭。’”，用自主认知类心理过程(知道)与自主交流类心理过程(大声说)，表征老文公对橘颂情感的敏感和理解，将橘颂看作能够表达自己愿望、与自己平等交流的个体。

生态模糊性话语对于维护生态系统并无直接明确促进或阻碍作用。在选取文本中，一是通过关系类过程小句，表征生命体及非生命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客观属性。如，“松树很多，远处一层层墨绿”，用自主存在类关系过程与自主归属类关系过程表征描述松树的颜色和层次，隐含了它们生长得茂密且有序的生存状态，通过视觉上的感受来传达松树在自然环境中生机勃勃、苍翠欲滴的景象。“(石屋)它坐落在隆起的崖顶，看上去并不高大。东西南北各有两间相连，向阳的是起居室，面西的是灶屋和堆房”。作者用存在类关系过程和归属类关系过程客观地呈现石屋的地理位置，刻画石屋的外观、结构和功能。

二是通过心理类过程小句表征人类面对其他生命体及非生命体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如，“他怔住了，这才想起：从踏上河岸到现在，(村落)它一直都是静静的”，用感知类心理过程，表征老文公对于本该热闹的村落异常寂静的惊讶与疑惑，对于生态系统没有明显维护或破坏。

生态破坏性话语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直接对生命有机体及其生存环境的和谐关系造成破坏。在选取文本中，生态破坏性话语占比极少，主要集中在第一章节。如，“一辆旧货车，驾驶室里有烟味儿。车子爬过几个大坡，司机要抽烟”，先后用存在类关系过程及意愿类心理过程，依托语境，表征司机的惯常行为与生态保护的理念相冲突，不利于不同生命体的和谐共生，属于生态有害性话语。但随后文中“老文公指指橘颂，司机把烟放到一边”，运用生态有益性话语表征司机因顾及橘颂而主动放弃吸烟。此处生态有益性与有害性话语结合使用，明确传递出多元和谐生态哲学思想，对于读者的生态观念具有积极引导作用。

话语生态性通过不同过程类型小句表征给读者，需要进一步分析具体语境下及物性资源分布特征，挖掘《橘颂》选段中蕴含的生态哲学观。下文将根据量化结果，结合具体示例分析不同章节生态取向如何通过及物性资源分布及语义特征体现。

4.2. 《橘颂》1~3 章节及物性语义分布特征

根据主题内容，对《橘颂》1~3 章节进行概括。第 1 章节：老文公与橘颂踏上前往山中石屋的旅程，一人一猫探索石屋内外结构；第 2 章节：老文公与橘颂在新居所正式安顿下来，开启山中生活；第 3 章节：老文公和橘颂探访被遗弃的村落，结识留守村民。本文对各章节展开分析，发现并解释生态有益性、

[1]张炜著《橘颂》，天津：新蕾出版社，2023 年版。

模糊性、破坏性过程的数量于不同章节分布所存在的差异(见表 1)，以及不同小句过程类型在各章节中占比(见表 2)。

Table 1.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orientations across clause process types
表 1. 小句过程类型生态取向分布特征

章节	有益性过程	模糊性过程	有害性过程
第 1 章节	50.9%	46.4%	2.7%
第 2 章节	62.9%	37.1%	0.0%
第 3 章节	39.2%	60.8%	0.0%

Table 2.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lause process types
表 2. 小句过程类型分布特征

章节	动作类过程	心理类过程	存在类过程
第一章节	44.5%	17.5%	38.0%
第二章节	39.5%	25.8%	34.8%
第三章节	31.8%	23.5%	44.7%

根据表 1，《橘颂》1~3 章节小句过程类型生态取向分布，在第 1 章节中，生态有益性过程小句与生态模糊性小句占比相当，生态破坏性过程小句占比最少(50.9% > 46.4% > 2.7%)，表征老文公与橘颂于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一人一猫历经一路颠簸后到达目的地后对于老屋满怀新奇的探索。第 2 章节中，生态有益性过程占比高于生态模糊性过程，而生态有害性过程并未出现(62.9% > 37.1% > 0.0%)，表征二者于石屋中安顿下来后亲密且充满温情的相处方式。第 3 章节中，生态模糊性过程明显高于有益性过程，有害性过程没有出现(60.8% > 39.2% > 0.0%)，表征河岸村落的寥落景象，仅在结尾部分涉及人物对话。

选取文段中，不同章节话语整体生态取向的动态变化，可以通过小句过程类型分布特征(见表 2)进行表征。

第 1 章节：老文公与橘颂踏上前往山中石屋的旅程，一人一猫探索石屋内外结构。

根据表 1 得知，本章节中，动作类过程小句占比高于关系类过程小句，二者均远高于心理类过程。与石屋阔别已久，老文公既有对过往生活的追忆，也满怀同橘颂一般的探索欲。文章此处大篇幅描述老文公同橘颂详细查看石屋外形特征以及内部构造的过程，运用大量动作类与关系类过程小句。

(1) 橘颂四处嗅着，清点携来的物品，探究原有的物品

(2) 它(橘颂)喝了一点水，穿过散放的杂物，走向另一间

用自主行动类动作过程表征了橘颂刚刚到达石屋便迫不及待地主动带着好奇对于这个新居所进行探索，快速适应周遭新奇的一切。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喝水)后，橘颂在复杂的环境中(散放的杂物)找到前进的路径，继续探索未知的空间。这种快速适应周遭新奇一切的能力，正是橘颂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生命体能够主动地与环境进行互动，通过探索和适应来维护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不仅有利于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也有助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繁荣。

(3) 阳光穿过窗棂，照亮一扇小门

用自主发生类动作过程表征了山中石屋虽久未清扫，但仍然能够从其复杂而精妙的构造中看出小屋与自然环境搭配融合地极好，采光良好却不会闷热，体现小屋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搭配。小句中“阳光”作为自主类施事角色，不仅仅是自然界中无意识的能量传递者，而是成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能够主动带来光明和温暖的伙伴。这种描述方式增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系，展现出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的积极态度，丰富施事者角色，增强小句生态性。

(4) 东南西北各有两间相连，向阳的是起居室，面西的是灶房和堆房。他的印象中，通向灶房的过道旁总有码的整整齐齐的劈柴，穿过它往前，有一个小厅。出门就是台阶，由它下到一个曲曲折折，宽窄不一的回廊。它连接起复杂的地下空间

一连串存在类关系过程，帮助读者在脑中构想出老屋复杂精妙的构造。

心理类过程占比较少，主要用于表征老文公面对周边生命体及非生命体的看法及心理状态。

(5) 这种地方(石屋)，橘颂肯定喜欢。当然，我也喜欢

用意愿类心理过程，表征老文公和橘颂作为意愿表现者，非常喜爱充分依托周遭自然环境打造出的山中石屋，沉浸在回归自然，拥抱自然的状态中。表明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生命天性，人与动物才能够得到良好的生长与发展。

第 2 章节：老文公与橘颂在新居所正式安顿下来，开启山中生活。

根据表 1，本章节中，老文公将橘颂当作倾诉对象，二者交流有所增加，因此较第一章节而言，心理类过程占比增大，但动作类过程小句占比仍略高于关系类和心理类过程小句，关系类与心理类过程小句占比相近。

(6) 春天往北走，我们往南走，咱们要和它在石屋那儿会面

(7) 春天不远了，如果它没有耽搁的话，这会儿肯定走到了石屋南边的山坡上，翻过那边稍高一点的山，也就来到河岸了

运用自主行动类过程小句，借助拟人化修辞手法，表征非生命体的动作与行为，赋予其强烈主观能动性与行动力。“春天”作为自主类施事角色，成为具有生命和意志，具备行动能力的主体，成为能够与人类互动、影响人类生活的存在，增强话语生态性。

(8) 大刺猬嘴里叼着、背上驮着小刺猬，一挪一挪过来了。黄鼬和小狐也来了，趴在紫穗槐下一声不吭。听故事的一群里，蝈蝈的个子最小，它们躲在树叶后面

“刺猬”“黄鼬”“小狐”“蝈蝈”在数个自主行动类动作过程中充当自主类施事角色，“一挪一挪”“趴”“躲”等动词准确描绘动物们的动作特征，表征其各自具有不同的生态习性和行为特征，如刺猬的防御性、黄鼬的警觉性、小狐的机智以及蝈蝈的弱小等，通过展现自主性、动作的具体性与生动性以及动物角色的多样性等方式，显著提升了话语的生态性。

(9) 空气里有腐草味儿，还有淤泥的腥气。一丝丝青生气掺在其中，这是春天的气息

在存在类关系过程与识别类关系过程中，“腐草味儿”“淤泥的腥气”略带腐朽和潮湿，作为山中夜晚独有的味道，混合在空气中，形成独特的氛围。又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为夜晚增添了一份原始的美。通过对山中夜晚气息的细腻描绘，读者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气息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感知自然、与自然交流的重要方式。这种隐含的表达方式，使得人与自然、与万物的和谐共生得以展现。

(10) 橘颂跳上桌子，看灯，顾不得吃饭。(老文公)他想阻止它踏上餐桌，但忍住了。闪烁的火苗真的让人喜悦

在意愿类心理过程与情感类心理过程中，意愿表现者老文公看到橘颂跳上桌子时，出于对餐桌整洁和餐桌礼仪的维护，产生“阻止”的意愿。但他最终“忍住了”，老文公的这一行为选择，反映了他愿意为了尊重橘颂的自然行为让步，不愿因小事而惊扰到它。表明他认可并尊重橘颂作为独立个体探索未知、享受自由的意愿和需求，这是人类能够同其他生命有机体及非生命体和谐共处的重要基础。闪烁的火苗不仅给房间带来了光亮，也为情感表现者老文公和橘颂带来温暖和喜悦，作者还运用环境角色“真的”强调喜悦的强烈程度，增强情绪感染性，表征“火苗”作为陪伴者，对于一人一猫意义深刻。

第 3 章节：老文公和橘颂探访被遗弃的村落，结识留守村民。

本章节中，关系类过程占比略高于动作类过程与心理类过程，较前两章节三部分占比较为均衡。老文公带着橘颂开始探访河岸村落，途中涉及多处对于街巷环境与二者互动的详细描述，因此第 3 章节中关系过程与动作过程占比更高，文本在结尾处涉及老文公与留守村民的交流内容，主要通过交流类心理过程加以表征，因此本章心理类过程多出现于篇尾且比重相对有限。

(11) 橘颂坐在一旁，望着半空：有大雁的声音。一只黑鸟在一边枝头上跃动，是乌鸫。橘颂站起来。乌鸫飞走了。一只小蜥蜴先是从石隙里探头，然后飞奔而去。橘颂跳过去，小蜥蜴昂头盯视，下颌飞快翕动。橘颂退后一步。小蜥蜴不见了

在一连串行动类动作过程中，存在类关系过程与识别类关系过程穿插出现，“橘颂”“乌鸫”“蜥蜴”充当自然自主施事类角色，是“望”“跃动”“探头”“昂头盯视”等过程的动作发出者。自然界要求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保证生态系统的动态更新。存在类关系过程表征参与者身份，而行动类动作过程则完整且生动地表征橘颂在探索陌生村落过程中与其它非人类生命体的互动，赋予不同非人类生命体以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不同过程类型小句将动物生活习性与外形特征通过儿童小说形式进行普及，拉近读者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体现其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增强话语生态有益性。

(12) 一幢幢石屋，屋顶长了许多瓦松，石缝里有墨绿的苔藓，墙头垂下一束束藤蔓

存在类关系过程与自主发生类动作过程交替出现。“一幢幢石屋”作为人为构筑的静态存在，构成基础框架。“瓦松”“苔藓”和“藤蔓”作为自然界中的存在，通过“长”“有”存在类关系过程与石屋形成共存关系。自主发生类动作过程“垂下”展现了自然界的生命力和动态变化。石屋、瓦松、苔藓、藤蔓等各自独立存在，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和谐的整体。这种和谐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共存上，更体现在生命活动的互补和相互促进上。瓦松、苔藓和藤蔓利用石屋的缝隙生长，同时通过其生长活动改善微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

(13) 他弓弓腰，让橘颂伏到背上

(14) 上岸后，脚下是滑腻的青石，他一手揪紧肩上的橘颂，一手扶着矮墙

“脚下是滑腻的青石”用存在类关系过程表征河岸湿滑的环境一定程度上对老文公的行动造成阻碍，而“弓腰”“揪紧”用自主行动类动作过程表征老文公作为施事对于受事一方的关爱。这些动作不仅体现出老文公单方面的付出，也隐含着橘颂作为受事一方的接受和依赖，形成了两者之间的紧密交互，有益于不同生命有机体之间和谐共处，符合“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

(15) 他觉得她在看猫，就把背转向她(李转莲)。说：“这是橘颂。我们住河对岸。”

在这段描述中，“觉得”这一认知类心理过程开启老文公对留守村民李转莲心理状态的解读，表征

老文公感知到李转莲对于橘颂的好奇。这种解读本身便是一种人际间的认知共鸣，体现了主体间性的理解与交流，这是“多元和谐”生态哲学观的一个微观体现。接下来，通过言语类心理过程，老文公主动将橘颂以伙伴的身份介绍给李转莲，进一步模糊了人与非人类生命体之间的界限，强调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平等地位。同时，老文公热情告知他们的住址，以友好回应体现社会层面的人际和谐。这种和谐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也扩展到人与非人类生命体、人与非生命体之间，形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和谐共生圈。

(16) 一会儿，她踏着石阶下来，站在十几米远处，一脸欣喜：“我昨夜看到对岸的灯了，知道有人来了！”

在这段文本中，用行动类动作过程表征，面对热情的老文公和橘颂，李转莲直接走出石屋，踏石阶而下与老文公对话，做出同样热情友好的回应。“一脸欣喜”更是用情感类心理过程表征其能够在少有人烟、日渐荒芜的村落结识新人的惊喜。最后言语类心理过程则表明居住在河对岸的村民李转莲同老文公一样，都因夜晚窗户中的灯光而对于“可能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居住在这里”这一认知充满期待。说话人李转莲通过情感类心理过程与言语类心理过程建立与听话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有利于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5. 《橘颂》1~3 章节生态哲学观

任何话语都是有价值取向的，都表达或蕴涵一定的价值准则[27]。通过上文对于《橘颂》1~3 章节的及物性分析，可以发现选取文本整体上蕴涵“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思想，体现了自然与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良性运作关系。

在选取文本中，按照生态属性对参与者进行细化分类，涉及自然类参与者角色与社会类参与者角色，自然类参与者角色中包括生命体参与者(如“老文公”“橘颂”)及非生命体参与者(如“阳光”“石屋”)，而生命体参与者又包括人类参与者(如“司机”“李转莲”)与非人类参与者(如“黄鼬”“刺猬”)，社会类参与者角色包括生命体参与者(如“老文公”“李转莲”)以及非生命体参与者(如“村落”“街巷”)，参与者类型丰富，生态系统内部因子多元，符合“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数量性原则。

文本多次选择自然非人类生命体参与者以及非生命体参与者充当施事角色，如“橘颂”“乌鸫”“蜥蜴”以及“石屋”“春天”等，有意识地提高对除人以外的有机生命体及自然界无机环境的关注程度和感知程度，给予非人类生态因子更多关注，提升其在话语中的存在度。同时，文本遵循了人类参与者发挥主体作用的原则。例如，在选取文本第 1 章节中，运用存在类关系过程与行动类动作过程表征老文公为保护橘颂免遭二手烟危害，示意司机避免在驾驶室中吸烟；文本第 1~3 章节中，作者反复使用行动类动作过程(如“抱起”“弓腰”“揪住”“牵住”等)，表征施事者老文公对于橘颂细致入微的爱护；文本第 1、2 章节中，老文公将“春天”视作有生命的个体，认为正如自己与橘颂先一步到达石屋等待，春天也不断加紧脚步期待与一人一猫在石屋的重逢；文本第 3 章节中，老文公坚定地认为自己应当对岸村庄中留守的“老乡亲”打个招呼，并成功地结识村民李转莲，主动地重新接续了中断数年的社会联系。社会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延伸，相较于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具有更强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15] (p. 46)，老文公作为自然与社会共同存在，将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成为复合生态系统，在维护复合系统中各子系统平稳运转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符合“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质量性原则。

文本多次体现生态系统各因子间交互共生关系。例如，在文本第 1 章节就提及，春天向北而主人公向南，双方终会会面，表明四季轮转在作者笔下并不仅仅是单独一方的等待，而是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互动过程；在文本第 3 章节中，“瓦松”“苔藓”等附着草本植物缀满石屋缝隙生长，而被附着的石屋

也是依托山峦河谷走势建起，为过去与现在居住在村落里的居民提供庇护；在文本 1~3 章节中，老文公在饮食、娱乐等方面为橘颂提供足够物质支持，确保橘颂得以无忧无虑探索未知，而橘颂作为老文公的伙伴，在其生活中充当精神支柱，二者相互扶持，共同体悟生命。文本整体上昭示自然与社会不同生态因子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共同维持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符合“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多向性与动态性原则。

何伟等所倡导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源自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儒家、道家、墨家三家学说共同主张的“和谐”理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辩证统一的追求，《橘颂》1~3 章节基于生态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了生态因子在各个维度的多样性及平衡性，同时发挥人类在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中的能动性，是对“万物一体”这一中国生态哲学最高成就的时代性回应。选取文段能够借助小说这一特殊文体形式，提高以儿童为主体读者的生态意识。

6. 结语

本文以中篇儿童小说《橘颂》1~3 章节作为语料来源，以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及物性系统对文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明确文本生态取向，探寻其背后隐藏的生态哲学观，符合何伟和李淑晶[28]提出的生态话语分析研究路径。文学类文本生态话语表征多以西方现当代生态文本或中国古典文学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因此本文是生态语言学领域儿童文学文本话语表征研究的有益尝试。发挥人类在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中的能动性的前提是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加强符合生态原理的生态哲学观的建构与发展[14] (p. 46)。本研究基于及物性系统，从生态语言学视角探讨儿童小说话语表征并提出建议：1) 对于儿童文学作者而言，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应注意对于生态破坏性话语的选择和使用，通过巧妙结合不同生态取向的话语提升整体生态性，以“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思想培养读者生态情怀，提升读者生态素养。儿童文学作者应结合儿童特有心理，运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和故事，将生态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与接受的内容，避免说教。2) 对于研究者而言，此类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激发儿童生态责任感，同样得以影响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共识，理应在今后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得到重视。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文主要关注过程类型、参与者角色及其生态属性，对儿童文学的叙事视角、语言风格、想象性表达及其审美效果尚未展开系统讨论。尽管本文结合具体语境分析了相关人物与动物的活动及其关系，但对语言形式、叙事特点与生态意义之间的联系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未来研究可在扩大语料范围的基础上，结合儿童文学的体裁特点与叙事特征，进一步考察生态意义的语言建构及其文学表达。同时，本文仅基于所选语料的特征，从及物性角度对有限文本进行了分析。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从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等更多视角，对儿童小说《橘颂》的剩余章节以及其他儿童文学文本所传递的生态取向及生态哲学思想作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A.K. (2001)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In: Fill, A. and Mühlhäusler, P.,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ontinuum, 175-202.

[2] 何伟, 魏榕. 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构建[J]. 现代外语, 2017, 40(5): 597-607+729.

[3] 何伟. “生态话语分析”: 韩礼德模式的再发展[J]. 外语教学, 2021, 42(1): 20-27.

[4] 黄国文, 陈旸. 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以狄金森的《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为例[J]. 外国语文, 2017, 33(2): 61-66.

[5] 任沪梅, 成汹涌. 及物性视域下的中国生态形象建构研究——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英译本为例[J]. 合肥大学学报, 2024, 41(3): 131-137.

[6] 苗兴伟, 刘波. 生态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气候变化故事——以《人民日报》气候变化新闻报道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23, 44(5): 11-24.

[7] 魏榕. 大学英语教材中中国形象的国际生态话语分析[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1): 36-44.

[8] 佟秋华. 经验意义系统下《葬花吟》及其英译本的生态话语分析[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 15(1): 122-128.

[9] 潘杰, 原苏荣.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归去来兮辞》生态话语分析[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8(2): 185-192.

[10] 贾玉嘉. 及物、作格模式下杜甫《春夜喜雨》之生态话语分析[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5(2): 82-85.

[11] 陈旸.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 功能语言学者新解[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8(3): 28-33+43.

[12] 黄川, 盛佳. 及物性系统视角下《瓦尔登湖》的生态话语分析[J]. 甘肃高师学报, 2021, 26(3): 22-26.

[13] 朱自强. 儿童文学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14] 何伟, 高然, 刘佳欢. 生态话语分析新发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15] 苗兴伟, 雷蕾.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生态话语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 40(1): 13-22.

[16] Alexander, R.J. and Stibbe, A. (2014)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Language Sciences*, **41**, 104-110. https://doi.org/10.1016/j.langsci.2013.08.011

[17] Haugen, E. (2001)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Fill, A. and Mühlhäusler, P.,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ontinuum, 57-66.

[18]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9] 何伟. 关于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几个重要问题[J]. 中国外语, 2018, 15(4): 1+11-17.

[20] Naess, A. (2017)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In: *The Ethics of the Environment*, Routledge, 115-120.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239897-8

[21] Bookchin, M. (1981) The Ecology of Freedom: The Emergency and Dissolution of Hierarchy. Cheshire Books.

[22] Larson, B. (2011) Metaphors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Re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t5vm557

[23] Schroll, M.A. (2013) From Ecopsychology to Transpersonal Ecosophy: Shamanism, Psychedelics and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A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copsychology*, **4**, 116-144.

[24] 何伟, 张瑞杰. 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构建[J]. 中国外语, 2017, 14(5): 56-64.

[25] 何伟, 魏榕. 多元和谐, 交互共生——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之生态哲学观建构[J]. 外语学刊, 2018(6): 28-35.

[26] Stibbe, A. (2015)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Routledge.

[27] 黄国文. 思政视角下的英语教材分析[J]. 中国外语, 2020, 17(5): 21-29.

[28] 何伟, 李淑晶. 生态话语分析研究路径综观[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148-160.